

〔清〕和邦额著

十大文言短篇小说今译丛书

夜
白
话
谭
随
录
全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白
夜

话
谭

全
随

本
录

十大文言短篇小说今译丛书

白话全本夜谭随录

[清]和邦额 著

束景南 王英志 钟元凯 张长霖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125 插页 4 字数 287,000

1995年10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4,501—29,500

ISBN 7-5325-2044-7

I·965 精装定价: 11.30元

出版说明

小说一词，在中国出现得很早。最初的意思是指琐屑之言，无关道术宏旨，与现今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概念，更是风马牛不相干。后来班固著的《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则与今之所谓小说渐近。但《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共一千三百九十篇，至隋朝时已全部散佚。不仅如此，现存所有的汉人小说，也全都是出于后人伪托。因此，要论中国的小说，还当自六朝始。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说：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也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可见六朝以来志怪之书丛生，其中的代表作当首推东晋人干宝所著的《搜神记》。干宝在当时号称“良史”，文笔简洁，直而能婉。在志怪小说盛行时，志人小说也渐蜂起。汉末以来，社会渐重人物品题，声名成毁，决于片言。东汉人李膺，主持裁鉴，当时士人被 他接待过，谓之登龙门，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到六朝时，名士崇尚清谈，有因片语而得官者。如东晋人阮修遇到丞相王衍。王衍问他老子与庄子同样宣扬自然，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阮修回答说：“将毋同。”（大约差不多吧）王衍就聘他做属员。为适应这种社会风气的需要，就有志人小说产生。志人小说主要记录朝官、名士们的言行，在当时是简直可以当作升官教科书来看的。志人小说中最著名的是刘宋人著的《世说新语》。其书“记言则

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实是同类书中的佼佼者。

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两大主流，其风气所及一直影响到清代末年。

但是六朝人写小说，无论是志怪还是志人，都不是有意而作，而且对于鬼神怪异、伟言奇行，都是当作真实来记录的。篇章短小，文笔简炼，没有多少想象的成分。打破这一风气的是唐代传奇。唐代传奇与六朝小说相比，有以下几点不同：一是篇幅加长，有的甚至长达数万言；二是叙事生动，文采斐然；三是有意作小说，书中寄寓了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借传奇以阐发现实人生哲理。因此，我们可以从唐代传奇中看到当时的风俗民情，可以见出当时的习尚，甚至可以将小说的材料来印证唐代的史实。像陈鸿所著的《长恨歌传》与《东城老父传》，即可看出作者是在以史学家的眼光来探究开元、天宝之际治与乱的根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唐代传奇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艺术手法上，都明显地超过六朝小说。其中名篇如《离魂记》、《柳毅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李娃传》、《莺莺传》及上述陈鸿所著的两篇小说，无不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这些优秀的传奇作品，以其特有的魅力，浸润浇灌了后世的艺术之花。宋代以后，文坛、艺坛上有不少作品就是直接取材于唐代传奇。其影响之巨难以估量。唐代传奇是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一座巍巍高峰。

宋人承晋唐余绪，所作志怪、传奇不少，但志怪则大都偏重事状，少所铺叙；传奇则主角多为古人，少及当代。由此也可以看出宋代文人较之唐人拘谨小心得多，不像唐人那样放达潇洒。而且唐代士人应举之前，喜欢以行卷遍谒当道，求得誉扬，作为进身之阶；所作传奇，也常挟带在行卷中，文人之喜作传奇，也是风气使然。即使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曾作《毛颖传》炫世，未能免俗。到了宋代，此风寝息，传奇作手也就少了许多，加之宋代文人无唐人的大魄力，所作传奇远较唐代传奇逊色。但

其中如《赵飞燕外传》、《杨太真外传》、《大业拾遗记》等也还是很可以看看的作品。

宋代时，市井中“说话”兴起，并且很快盛行开来，于是就有话本小说及拟话本小说产生，后来逐渐发展成《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洋洋巨著。同时戏曲这一文艺形式也在市井中逐渐发展。可以这样说，南宋至元明时期在文坛和艺坛上是戏曲、白话小说的天下。相对来说，除了明初有一部《剪灯新话》之外，也没有更好的文言小说集了。《剪灯新话》的特色是内容多叙写情爱，书中多艳语情词，颇合当时人的爱好，一时仿效者纷起，以至于闹到在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时，有人上书请求禁毁此书，从中也可看出它的影响。

清代是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又一高峰，不但数量之多，超越前代，而且质量品味之高，与晋、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堪称翘楚者当推《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蒲松龄以左丘明之笔，司马迁、班固之才，借谈狐说鬼，寄寓人生感慨；所写狐鬼，多具人性，言谈举止与普通人毫无二致。是在篇末才稍露诡异。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广泛而深刻，对于黑暗的社会制度，多方抨击；对于人类的良知，百般歌颂。而文笔又婉曲微妙，绘声绘影，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小说问世之后，不胫而走，传抄翻刻，几乎家置其书。其盛况与稍后之《红楼梦》相类。但是生于稍后的纪昀对此书并不满意，他说，一对情人幽会时，悄悄地说私房话，你是从何知道的呢？倘若说这是作者经历的自述，恐怕也不合情理。他认为《聊斋志异》只是才子之笔，而不是著述家应有的作品。于是他振笔写作了《阅微草堂笔记》，选录异闻奇事，而文笔崇尚质朴，雍容淡雅。纪昀多年任《四库》馆总裁，得见内府秘书，又加才思卓识，无人可及。所以《阅微草堂笔记》一出，使摹仿《聊斋》之风，有所改变。

《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实际上代表了清代文言小说

的两大流派。《聊斋志异》取径唐代传奇，以情韵胜；《阅微草堂笔记》追踵六朝，以天趣胜。两书行世后，都有大量文人追随仿作。袁枚之《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出版时间接近，当然说不上是步趋纪昀，但风格取径则大略相似，文笔较自然活泼，而内容则更杂而广。取法《聊斋》的作品中，较出色的有《夜谭随录》、《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后聊斋志异》（又名《淞隐漫录》）；所叙则人事渐多，而狐鬼渐少，钟情者也多由牝鬼雌狐而易为青楼妓女。至清末，海禁渐开，小说中也多有涉及海上繁华及异域风光者。

中国的文言小说是我国优秀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当去了解它，研究它，从中汲取营养，为今天的艺术创作服务。由于这些作品文字比较艰深，所以长期以来读者面比较狭窄；尤其对于今天一般青年读者来说，要阅读这些作品，确有一定的难度。为此，我们约请了一批研究有素的专业工作者，将其中十部优秀作品译成白话，以飨读者，取名为“十大文言短篇小说今译丛书”。这十部作品是：《搜神记》、《唐宋传奇集》、《剪灯新话》、《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夜谭随录》、《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后聊斋志异》。前文提到的《世说新语》，因为打算另出白话单行本，所以未列入本丛书。希望读者通过这十部书，对中国古代的文言短篇小说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12月

前 言

明清文言短篇小说，是在六朝志怪与唐人传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宋代以来白话小说蔚为大观，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但文言小说却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发出奇光异彩。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之间双向影响交融，使得文言小说得到了反映现实的更宏阔的社会生活视野，同白话小说双峰并峙，各领风骚。明代传奇小说在经过唐末以来的长期消歇后又再度兴起。晚明之际，传奇风韵弥漫天下。到清初至嘉庆中，以小说巨匠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出现为标志，形成了一个文言小说创作繁荣的高峰期。一时之间，《聊斋志异》“几于家家有之，人人阅之”（张冥飞《古今小说评林》）。模拟《聊斋志异》的文言小说专集纷纷出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聊斋志异》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仅乾隆时期，著名的文言小说专集就有沈起凤的《谐铎》，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袁枚的《新齐谐》，和邦额的《夜谭随录》等，各呈异彩。其中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成于乾隆四十四年，上承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下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在当时众多的聊斋体文言小说中自具一格。

和邦额字闲斋，号霁园主人，满洲人。生于乾隆元年，卒年莫考。他出身于满族官僚家庭，做过县令。他在所著《夜谭随录》序中称此书是“志怪之书”，“非怪不录”，“世人于目所未见，耳所未闻，一旦见之闻之，鲜不以为怪者，所谓少所见而多所怪也”，“谭虚无胜于言时事也。”其实这是作者的愤激之言。他并不认为世间有什

么“怪”事，“有其事必有其理，理之所在，怪何有焉？”因此《夜谭随录》并不是只谈虚无不言时事，而恰正是言时事于谈虚无之中，其“灭烛谈鬼，坐月说狐”，寄慨遥深，寓意昭彰。和邦额所处的雍、乾时代已露出盛极而衰的败象，社会矛盾尖锐，文字狱大兴，文言小说家们借鬼说人，即幻说真，正曲折表现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干预。《夜谭随录》中的《陆水部》，就是隐隐为高压下的文字狱受害者鸣不平。陆生柟因著《通鉴论》被杀，是雍正朝的一大文字冤狱。小说叙述陆生柟罪戾察哈尔的一段遭遇，鬼狐人妖之间，扑朔迷离，正隐而不露地抨击了现实中的高压专制。连满人昭链在《啸亭杂录》中也说：“和邦额此条，直为悖逆之词，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无论劾者，可谓侥幸之至。”“其记与狐为友者云，与若辈为友，终为所害，用意荒谬。”后来蒋瑞藻在《花朝生笔记》中也说：“乾隆间，有满洲县令和邦额者，著《夜谭随录》一书，皆鬼怪不经之事。效《聊斋志异》之辙，文笔粗犷，殊不及也。然记陆生柟之狱，颇持直笔，无所隐讳，亦难能矣。出彼族人手，尤不易得。”在这种虚幻形式的鬼狐世界中，包括了鲜血淋漓的现实生活内容。

比较起来，《聊斋志异》与《夜谭随录》虽同样是谈狐说鬼的志怪传奇，而在反映生活批判现实上又各有不同特色。在《夜谭随录》中，对现实丑恶的鞭挞与揭露常常是高过了对幻想的美好理想世界的描述与向往。因而如果说《聊斋志异》更多表现为一种瑰奇的浪漫主义的理想之美，那么《夜谭随录》却更多透露出一种粗犷的现实主义的凌厉之气。志怪传奇向来以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为特征，以描绘神奇美好的理想世界同污浊黑暗的现实世界相对立。蒲松龄继承了晚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精神与表现手法，在《聊斋志异》中展现出一个更为奇瑰、浪漫的幻想世界。在那些鬼狐花妖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洋溢着真情真性的浪漫自

由的气息。然而在《夜谭随录》中，作者却用阴冷灰暗的笔调描写幻想的鬼狐世界，这个世界同现实的人间世界一样黑暗丑恶。《聊斋志异》描绘出美好的鬼狐理想世界来反衬丑恶的现实世界；而《夜谭随录》却把幻想的鬼狐世界看成是丑恶的现实世界的投影，并不理想美好。例如《谭九》中描绘出了一个阴冷的鬼世界，它同现实世界一样贫穷，鬼在忍饥挨饿，媳妇穿破衣烂衫，露出胳膊肘、小腿肚子与脚后跟。吃饭“折稊为箸，以盆代壶”，吃的是祭祀后剩下的冷饭菜。因为没有钱用，只好求谭九回阳间后叫老头子烧儿吊纸铁来花花。鬼世界甚至不如人世界。实际上这个鬼世界正是那个千疮百孔的“乾隆盛世”的影子。小说以虚幻的形式反映了乾隆年间京城一带市井下层人民的艰难困顿生活，满洲八旗子弟的没落命运。同样，在《赵媒婆》中，鬼的世界仍旧是卢侍郎、薛参政们的天下，作者不过是把它从现实世界搬进了虚幻世界，而贪利爱财的赵媒婆依旧干着以如簧巧舌执柯说媒的勾当，冥冥之中遭到鬼的侮辱。

也许正是因为时代的不同，同样是奇诡的谈狐说鬼，《聊斋志异》中那种热烈的、光明的、美好的浪漫主义追求，在《夜谭随录》中变得暗淡消褪，而代之以一种阴冷的、粗犷的、哀伤的现实主义意绪，这却使《夜谭随录》这种容量不大的志怪的文言小说具有了更为广阔的反映现实生活的视野。《夜谭随录》的鲜明特点不仅在于取材的广泛，而且更在于反映生活的广阔。作者把反映现实的焦点不仅对向青衿学子，而且也向“市民”；不仅对向乡村，而且也向“市井”。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夜谭随录》“记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观”，正道出了这一特点。和邦额一生辗转大江南北，他在甘、陕、青一带度过少年时代，以后由西北入闽，又自闽入京，入咸安宫官学，出任县令。所以他见闻广博，从江南的旖旎风光到塞北粗犷的风情，他都熟悉，以京师的风俗人情为中

心,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心态与生活都出现在他笔下。这里,有对真挚爱情的歌颂与人性人情的肯定(《倩儿》、《噶雄》),有对市井阶层各色人物光怪陆离生活的描绘(《霍筠》、《三官保》、《秀姑》、《佟簪角》),有对贪利爱财拜金思想的鞭笞(《铁公鸡》、《某太医》、《赵媒婆》),有对政治腐败与世态炎凉的痛诤(《米乡老》、《张五》、《梁生》),也有对宗教虚伪禁欲的抨击和对修仙成佛说教的批判(《闵预》、《柏林寺僧》、《宋秀才》、《孝女》)等。大致上都借奇诡虚幻的人狐相亲、凡神相交的形式,反映出了封建社会末世各个生活领域中的种种世相。当然,和邦额的思想比较复杂,他的志怪传奇小说有一种强烈的说教倾向,不少篇章宣扬了老佛的出世思想,果报观,宿命论,还有儒家的纲常伦理。有的小说充满迷信色彩,并没有什么意义(如《纸钱》)。还有的篇章在描写上表现出了低下的趣味,是不足取的。

《夜谭随录》有“足本”与“非足本”二大系统。“足本”基本保存了原书面貌,共一百四十一篇,并有闲斋、恩茂先、兰岩、福霁堂、李斋鱼等人的批语。今有王一工、方正耀先生以一百四十一篇的乾隆己亥本衙刻本为底本的校刊整理本,于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们便根据这一本子进行白话翻译,力求准确、生动,从而更好地领略明清文言小说的另一种特殊风采。原书属于作者的自评,我们予以今译保留,他人的评语,则予删去。

束景南

94年4月于姑苏十方立书轩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卷 一

崔秀才	1	李翹之	19
碧碧	6	洪由义	20
梨花	10	某僧	21
香云	12	邵廷铨	21
龙化	19	卖饼翁	24

卷 二

苏仲芬	26	刘綬工	44
红姑娘	29	猬精	45
陈宝祠	30	小手	45
张五	33	蜃气	46
阿凤	35	清和民	47
姜芳华	38	王京	47
噶雄	41	诡黄	47

卷 三

梁生	49	段公子	63
某倅	54	慧子	66
倩霞	59	某马甲	67
落潦	61	米芗老	68
伊五	62	韩生	70

卷 四

修鳞.....	71	朱外委.....	91
人同.....	75	锄人.....	92
杂记五则.....	78	某掌班.....	93
韩樾子.....	85	尸异.....	94
永护军.....	91	红衣妇人.....	94

卷 五

阿稚.....	96	某诸生.....	111
闵预.....	101	潘烂头.....	112
章泌.....	104	獾犬.....	113
麻林.....	106	嵩梁篱.....	113
怪风.....	107	獾贿.....	114
张老嘴.....	108	烽子.....	115
大眼睛.....	108	陈景之.....	115
柏林寺僧.....	109	陈守备.....	116
薛奇.....	109	青衣女鬼.....	116
塔校.....	110	汪越.....	117
吕琪.....	110	春秋楼.....	122
高参领.....	111		

卷 六

棘闾志异八则.....	124	驴.....	140
回煞五则.....	132	异犬.....	140
夜星子二则.....	134	那步军.....	141
尸变二则.....	136	施二.....	142
猫怪三则.....	138	盛紫川.....	143

卷 七

丘生.....	145	陆水部.....	155
---------	-----	----------	-----

冯麟.....159

戴监生.....162

卷

谭九.....167

陆珪.....169

白萍.....172

刘大宾.....176

庄斯松.....177

颖都司.....179

孝女.....181

卷

霍筠.....190

赵媒婆.....198

三官保.....200

倩儿.....204

能戴.....208

卷

秀姑.....213

玉公子.....219

萤火.....224

柴四.....225

吴哲.....228

卷 十 一

王佩.....237

台方伯.....241

瓦器.....241

梁氏女.....242

佟綺角.....164

八

请仙.....183

某太医.....184

地震.....186

朱佩茵.....186

纸钱.....187

三李明.....188

九

白衣怪.....208

某领催.....209

宋秀才.....210

护军女.....211

十

周琰.....230

傻白.....231

李生.....232

某王子.....233

再生.....235

铁公鸡.....242

多前鋒.....244

骷髏.....245

姚慎之.....245

新安富人.....	246	白莲教.....	251
维扬生.....	248	鬼哭.....	253
市煤人.....	249	袁翁.....	253
鼠狼.....	250	堪輿.....	255
巨人.....	251		

卷 十 二

尤大鼻.....	257	某太守.....	271
董如彪.....	260	邓县尹.....	272
某别驾.....	265	靳总兵.....	273
双髻道人.....	267	藕花.....	274
阮龙光.....	269	王塾师.....	277

卷一

崔秀才

奉天府先贤刘公，在未发迹时，是旧世家子弟。当时他年青倜傥，热情好客，挥霍钱财，毫不吝惜。门前经常车马集聚，喧闹如集市。路过的人都非常羡慕。四周邻里是他家常客，亲戚朋友更是他家座上宾。忽然一天来了一个叫崔元素的人，投了一张名帖。刘公接见了，他，询问其籍贯家庭情况。崔答道：“我是山东临朐县秀才，来都城游学已有二十年了。听说您喜欢结纳朋友，所以来投奔门下。”刘公大喜，开始与崔交往，并不时接济他一些钱财。崔元素一般十几天来一次，来后必要向刘公借些钱。刘家人都讨厌鄙视他。只有刘公并不认为崔元素卑琐，每次都让他如愿以偿，从未拒绝。这种状况维持了两年多。但刘家不久连续遭到大变故，财产消耗殆尽。又过了三年，刘公已一贫如洗。他又屡试不中，亲戚朋友都不给他好脸色看。刘公动辄得咎，他的遭遇成为人们的话柄，渐渐竟无人与他往来了。刘家的奴婢仆人也大多逃散，并不断有人故意犯错误以求遣去，最后仅剩下一个老仆。刘公自家则有一妻一女一子，三人而已。

适逢腊月将尽，刘家只能穿为牛御寒的牛衣，饭桶上也积满灰尘，没办法过年关。女儿能吟诗，于是戏吟道：“闷杀连朝雨雪天，教人何处觅黄绵。岁除不比清明节，底事厨中也禁烟？”刘公听后，笑着说：“这会儿双肩冻起鸡皮疙瘩，如果可以煮来吃，倒足够吃个饱。现听了你的诗，怎不叫人羞愧！”于是和其女儿诗道：“今年犹戴昔年天，昔日轻裘今破绵。寄语东风休报信，春来无力出厨烟。”他和女儿的诗都是对家中除夕断炊的困窘状况作的自我解嘲。妻子听罢发火了，眼瞪着刘公斥责说：“过去你亲朋好友来，有求必应，吃白食的不知有多少！现在年关即到，吃穿都没有，你还不多想想办法，却跟着女儿作推敲诗句的丑态，想必是要拼得个饿死，所以预先作《蕤露》这样的挽歌了！”刘公问道：“那么你要我去做贼吗？”妻子回答说：“做贼也不错，只怕你没这个本事。顺城门外的朱知县，当他落难时，和你是

知心朋友，一日不见面，也受不了。现听说他在家守孝，做官发了财，你难道不能写封信去求助，聊解燃眉之急吗？”刘公说：“不是你说，我几乎忘了。”于是赶快写信，派老仆送去。

傍晚时分，老仆空手而回，进门就骂道：“丧尽良心的人，不要再与他交往了。开始守门人推托说他外出，我却不相信。过了一会儿，他出门送客，我们见了面。他目光高傲，拿过信就进门了。我再三催促守门人打听消息，他才传下话来，说事情忙，没时间覆信，只能口头向您致意，现在凡事都要用钱，而口袋里却无一文，正发愁没地方筹措，实在难以如命等等。像这种丧尽天良的人，如果再与他相交，您的名节就要扫地以尽了！”刘公盼了一天，满以为必能如意而有收获，突然听到这样的变化，不禁潸然流泪。妻子讥笑他说：“知心朋友靠不住了，但童年好友，总该不是泛泛之交。城北杨君，不是你童年好友吗？”刘公认为妻所言很有道理，于是再写信求助。杨君借口“生意清淡，本利亏损，无钱可助”，予以拒绝。刘公拍着大腿叹息道：“这种表面上的朋友，本来不值得奇怪。要求得明白钱财来往之情谊的人，非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可！”于是挑灯写信，尽情倾吐衷肠。第二天，交老仆拿着送给南城靳公子。

靳公子是贵族后裔仕宦人家，田园遍布京都四周。靳公子与刘公是世交，又属于最亲的亲戚，过去每当两人相见倾谈，常常夜以继日。所讨论的内容不是忠义大节，就是匡时济世的大道理，二人互相诱导鼓励，情义无异同胞兄弟，可以称得上是立定脚跟，不随流俗，专心学作古代贤达的人。靳公子看罢来信立即答覆，说：“愧为知己，本当尽快遵命。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束手无策。您只要尽力成为崇尚志向的人，不自暴自弃，贫贱又有何忧愁的呢！而且上天既生您刘君，一定不是碌碌无为的人。您姑且等待，将来保证有大富大贵的日子。只是像我这样讲义气的人，值此危急有难的时候，竟坐视好友的困难，不能伸手援救，感到非常惭愧，希望知己原谅。”刘公气愤地把回信扔到地上，一再说：“荷荷！平时披肝沥胆，大谈道德，简直是羊左、任黎。他每生一儿一女，还舍得化百两银子过生日。今天我急切需钱，他不花一文，却反而用迂腐的场面话来哄骗我，所谓志同道合的朋友，难道应该像这样吗？”老仆安慰他说：“您的朋友中，大概没有一个真正知心的。您的亲戚中不乏富贵的人家，何不豁出去丢回脸，和他们联系想想办法？”刘公悲叹道：“朋友列为五伦之一，还三呼不应，卑微的亲戚，又有什么可指